

BAOZHAO SHIWEN YANJIU

鲍照诗文研究

苏瑞隆 著

中华书局

鲍照诗文研究

苏瑞隆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鲍照诗文研究/苏瑞隆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 - 101 - 04893 - 5

I. 鲍… II. 苏… III. ①鲍照(约 416 ~ 466) - 古
典诗歌 - 文学研究 ②鲍照(约 416 ~ 466) - 骈文 - 文
学研究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8279 号

书 名 鲍照诗文研究
著 者 苏瑞隆
责任编辑 张文强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2}$ 字数 26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893 - 5 / 1 · 665
定 价 23.00 元

康达维教授序

六朝文学的研究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度成熟的阶段。十年前，高质量的学术作品还是寥寥无几，但最近几年里，有相当数量研究这个时代的文章和书籍陆续出版，几乎涵盖了六朝文学的每一个主题。六朝文学中一个主要的诗人就是鲍照，尽管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却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眷顾。最近几年，几乎比任何一位都要尽力将鲍照介绍给广大读者群的学者就是苏瑞隆教授。苏教授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是用西方语言写成，是最早的对鲍照的全面研究。在开始研究中国文学之前，苏教授接受的是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训练，因此他采用的研究视角与一般的中国文学专家不尽相同。

苏教授完成他的英文博士论文之后，我曾建议他出版一个中文本，我非常高兴他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部书有几个值得推荐的特色。

首先，他提供了一个内容前后统一、具有逻辑性的鲍照的文学传记。虽然已有其他鲍照的传记问世，但是鲜有人能对鲍照作为一个六朝文人的活动提出新见解。《宋书》中的鲍照本传极为简短，所提供的讯息也很少。而我们主要从鲍照自己的作品中，才能了解鲍照是什么样的人。鲍照的文学作品含有关于他自己各种活动的丰富材料，例如他会弹琴，服食各种药物来治病，以及他曾涉

猎当时的一些道家修炼等。苏瑞隆是少数能通过这些点点滴滴、方方面面来展示鲍照的一位学者。

第二,这是我所知道惟一对鲍照所有现存文学作品作出全面彻底研究的一部书。大多数学者对鲍照的研究都集中在他的诗歌上,而关于诗歌的研究又通常局限在乐府诗,特别是他的《拟行路难》上。苏瑞隆的研究则囊括了鲍照所写的所有文类,加以详细分析,超越了其他的研究。例如,鲍照是一个多产的赋家(他现存的辞赋有十篇),其中两篇甚至被收入《昭明文选》。在本书的第二章中,苏瑞隆对鲍照全部赋作作出详细的诠释,包括所有能够确定的写作背景的详细资料。对于《观漏赋》,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激赏的诠释,并将关于中国刻漏的宝贵知识纳入其中。另外一篇有趣的赋是《园葵赋》,其中有对园葵这种植物的迷人描绘,园葵也是当时诗人笔下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

与六朝其他人比较,鲍照辞赋特别引人注目之处,乃是这些作品的保存非常完整。因此我们有的是完好无损的篇章,而非断简残编。鲍照是咏物赋的大师,他的作品如《舞鹤赋》、《园葵赋》都是咏物的杰作。苏瑞隆展示出鲍照在辞赋方面的原创能力,特别是在自铸新词方面。许多文人有使用陈腔滥调的倾向,而鲍照的诗语则新鲜而富有创意。在我认识的学者之中,苏是惟一如此敏锐观察到鲍照这一特殊方面的学者。

本书第四章的研究对象是鲍照的乐府。这一主题已备受学者关注。然而苏瑞隆并未只作出人云亦云的传统诠释,即乐府诗只是鲍照在贫困之中抒发内心郁闷的工具,苏不但没有忽略鲍照乐府中的个人特质,并且将焦点集中在鲍照乐府诗的独创性上。鲍照对乐府诗的突出贡献在于他的乐府诗作种类和内容的广度上。正如苏瑞隆所展示的,鲍照是第一位大量写作古绝句和七言诗的诗人之一。苏并不满足于陈述这个事实,而且努力解释鲍照何以

对这些当时被视为“流行”、“庸俗”的体裁如此开明地接纳。我认为苏对当时流行文化和宫廷文化互相交流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他的这一结论也在台湾学者郑毓瑜教授的一篇大作中得到了确认^①。一般的学者通常不把鲍照看成是宫廷诗人，而苏瑞隆则通过深入研究来排除这种观念。

本书第五章分析了一个六朝文学的重要主题——山水诗。虽然大部分的刘宋文学史家并没有给鲍照山水诗以太多的重视，而实际上鲍照乃是山水诗的大家之一。苏瑞隆说明鲍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谢灵运的影响，但也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独创的山水诗风格。特别在一组庐山诗中，鲍照以一种类似辞赋的风格生动地描绘山水风景。但他不像谢灵运的山水描写中总是充满了咬文嚼字的风格，他的文字新鲜而没有神秘难解的典故。与谢灵运相比，我们可以说鲍照描写了更为广泛的山水风景。例如，鲍照在《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中对首都建康那种情感横溢的描写，在谢灵运的诗中就找不到。此外，苏瑞隆也正确地指出，鲍照将山水诗与咏物诗结合起来。例如在《山行见孤桐》中，鲍照就对孤立的桐树及其生长的周围环境做出了一番迷人的描绘。

本书第六章研究的是一个令人心动的主题，即有关鲍照个人生活的诗歌。早期中国文学中，只有极少数文人描写了自己的私人生活。我们很幸运，看到鲍照留给后代许多关于他个人情感与日常生活的篇章。对于鲍照有关朋友和亲人、疾病、沮丧郁闷（包含那些表达个人感情的拟古诗）的诗歌，以及实际上表达情感的游戏诗，苏瑞隆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从苏瑞隆的研究中，我们得到一个对鲍照完整而全面的分

^① 郑毓瑜《市井与围城——南朝建康宫廷文化之一侧面》，见熊秉真主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页135–167。

析：鲍照如何从一个寒门出身的子弟成为一个当时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鲍照可能比任何一个在他之前的诗人更有意识地创造一种独特的诗风和文字风格，他同时也最早开始写作一些当时尚未成为文人风尚的诗歌体裁。苏瑞隆充分地将鲍照诗人的多面性呈现出来。正如苏在《余论》中所提出的，我们不应只以鲍照的乐府诗来评断他的成就，这种传统的看法已经持续太久了。我极为赞赏苏瑞隆采用这种多方面多渠道的方式来分析研究鲍照作品的作法。

此外，我应该提到苏瑞隆这部书的另一个特色。他不仅完全掌握了鲍照作品的原文，而且参考了各式各样与其主题相关的学术作品。苏没有将自己局限在中文的学术研究论文中，而是同时参看了以日文、英文、法文及德文写成的资料。在苏瑞隆这一代的中国学者中，罕能有他这样掌握这么多种语言的学术书目知识的人。

这部书为严谨的学术、充满见解的解读以及敏锐的分析都设立了标准，我很高兴能在年轻学者身上见到这些特点。我感到非常荣幸，能为他的佳作写一篇简短的序文。

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
华盛顿州贝尔维市(Bellevue, Washington)

自序

这本书的初稿是我的博士论文,我从 1990 年开始研究鲍照,迄今也有十几年了。学术之路艰苦寂寞,十年磨剑,未敢言成。我在大学时代读的是英美文学和欧洲文学,1986 年进入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课程之后,开始接触到许多西方文学文化的理论。起初这些理论令人耳目一新,但我逐渐对这些空泛的文学文化理论感到厌倦。许多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上课都不谈文学作品,只谈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已经形成自己的系统,独立于文学之外,当时大部分的同学都似懂非懂。其实用这些当代的文化理论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往往过于牵强,我个人以为研究文学最重要的是读通文学作品,而文学理论只是诠释文学的辅助工具。1988 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我决定转到东亚系从康达维教授研读辞赋及西方汉学传统。虽然我放弃了比较文学,但不能否认,西方各种文类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对我分析文学的概念仍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本书能给学术界带来一些新的视角,于愿足矣。

这本书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新加坡李氏基金会慷慨的赞助,本书承新加坡国立大学前系主任、新加坡学术社团新社社长陈荣照教授的奔走推荐,才能获得出版基金,在此表达万分的谢意。其次要感谢我的老师康达维教授不辞辛劳地为我写序,他渊博的学问与多年不断的教导激励,直接促成本书的出版。

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同事们,系主任李焯然教授,刘

宏、李志贤等好友在出版过程给我的帮助，在此表达无限的谢意。我也要谢谢我的研究助理李亮子博士对本书稿件严格精确地校对，使得繁简转换及各类的错误降到最低的程度。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两位兄长瑞仁、瑞琪时刻的督促，岳父龚克昌先生、岳母彭重光女士和内子龚航永不懈怠的支持，我的女儿岱云也在我写书的期间给我带来许多快乐，他们给我的亲情是无价的。

本书第五章部分内容的英文稿及第七章曾发表在台北的《汉学研究》1999年第17期2号（“On Bao Zhao’s Landscape Verse”）与2002年第20期2号（《论刘宋诸王对鲍照乐府创作的影响——以七言体与绝句体为主的探讨》）上。《汉学研究》准许我将这两篇论文收入书中，特此致谢。

苏瑞隆

写于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期间

2004年12月14日

前　　言

鲍照(414?—466)以乐府诗闻名于世,同时也擅长其他不同种类的文学形式。无论是在赋、骈体文还是所谓流行音乐的乐府的创作上,鲍照都表现出他的多才多艺。

鲍照也是刘宋时代(420—479)继谢灵运之后最多产的赋家。鲍照的赋现存十篇,其中《芜城赋》、《舞鹤赋》两篇收录于《文选》中^①。鲍赋多为抒情的咏物赋。例如,在《野鹅赋》中鲍照把自己比喻为一只无用的鸟,居住在王公贵人之府第,只能污秽池塘^②;在《飞蛾赋》中,作者没有讥笑飞蛾扑火而死的愚勇,而是赞扬了它面对死亡仍不屈不挠的勇气。鲍照努力开拓赋的题材,改进技巧,形成一种独特的拗体,使他在当时成为独树一帜的赋家^③。

除了赋之外,鲍照还写了颂铭等类似赋的作品。《河清颂》、《石帆铭》是较有名的两篇,被认为是骈体文的代表作^④。但在传统文学批评史中,鲍照的颂并没有因其华丽典雅而得到肯定,却因其过分赞美刘宋王朝而被摈斥。鲍照对铭文似乎有特别的兴趣,其作品包括《凌烟阁铭》、《药食铭》和《飞白势书铭》^⑤。除了《凌烟

① 《文选》卷 11,页 502;卷 14,页 631。

② 见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卷 1,页 41—42。

③ 见《鲍参军集注》卷 1,页 49。

④ 见《鲍参军集注》卷 2,页 95—98、126—127。

⑤ 见《鲍参军集注》卷 2,页 119、124—125、126—127。

阁铭》是奉刘义庆之命而写，其他都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这些铭都是针对某件事物而作的，并且都以四言体写成，这是鲍照最喜欢的文体之一。鲍照的许多赋篇都是四、六言交替的风格，其中最长的作品《河清颂》完全是以《诗经》的四言体写的。这些颂铭之作历来不受传统文论家的重视，但却均为惊采绝艳之作。许多鲍照的颂铭、公文等都为《骈体文钞》及《六朝文絜》所收录，而成为骈文典范。

另外鲍照还写了类似《登大雷岸与妹书》、《瓜步山褐文》等较为奇特的散文^①。前者是以骈体文写成的书信，以这种正式的文体写家书，即使在六朝时代也不多见。后者则是一篇妙文，在这篇文章里，鲍照通过对山势的描写，表现对自己低微官职的愤愤不平。类似的文体在较早的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这赋予此文以特殊的地位。鲍照的公文通常极为文雅，极尽其修饰之能事，此类文章应与其政治作品归为一类研究。鲍照的公文并不比赋容易懂，他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些文章向皇帝或太子表现自己的才能。沈约（441–513）指出：

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②

这段话说明了鲍照有些充斥着“鄙言累句”的文章多成文于宋孝武帝时代，但从鲍照现存的文章中，很难看出这种倾向有何不雅之处。但他在宋孝武帝时期的确没写过很多公文，很可能是因为怕招致嫉妒。他可能也写过一些文章，故意掩盖文采，而因此并未广为流传或留存下来^③。

^① 见《鲍参军集注》卷2，页131。

^② 见《宋书》卷51《临川王刘义庆传》，页1480。

^③ 见曹道衡《鲍照》，收于吕慧鹃、刘波、卢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页465。

除了散文，鲍照更以乐府诗闻名于时，他写了 86 篇乐府。他不仅模仿两汉魏晋以来的民歌，还模仿当时流行江南的吴歌西曲。沈约极力赞美鲍照的古乐府，所谓“文甚遒丽”，但对那些新兴的流行歌曲，则不予以置评^①。鲍照的乐府在题材和形式上都极具多样性。他的乐府诗主题有闺房情、边塞征旅、游侠行迹、个人愤慨等等。18 首以《拟行路难》为题的乐府诗主要以七言体写成，是他最有名的作品。鲍照无疑是六朝时代最多产的乐府诗人，他也是对这种诗歌体裁进行改造的最有名的诗人之一。

此外，鲍照的诗还包括山水诗、拟古诗、抒情诗和游戏诗。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他的山水诗虽不如谢灵运（385—433）的山水诗那样受到重视，却颇具特点。鲍照的山水诗不像谢诗那样含有哲理，却同样对山水有细致鲜明的描写，具有谢灵运和谢诗之间过渡转型期诗风的特色，但他的转型期诗人的角色却没有得到人们承认。

他还有一些游戏诗包括谜语、数诗和建除诗等。鲍照用四言体写成的谜语诗是现存最早的谜语。关于文学的游戏早在鲍照之前很久就已存在，但在他之前却没有什么游戏诗的前例，应该正是民间的文艺传统激发了鲍照的创作灵感。

另外鲍照还写了一些纯粹的抒情诗，或表现与朋友分手时的心情，或是对一些情景、事物、天气、季节的感触。那些收录于《玉台新咏》的诗大多属于此类。

鲍照集中也有一些模拟古人的诗。“拟古”是六朝诗坛的一种时尚，其目的可能是透过模仿来学习写作，并对个别诗人表达崇敬之意，另一个不可排除的可能则是当时诗人想与过去诗人一争长短。鲍照模仿的诗人涵盖了曹植（192—232）、陆机（261—303）、阮籍（210—263）、刘桢（？—217）、傅玄（217—278）和陶渊明（365—

^① 见《宋书》卷 51《临川王刘义庆传》，页 1477。

427)。鲍照模拟曹植和陆机的乐府诗，曹、陆同为当时最驰名的诗人，以辞藻富丽、修辞艳绝为其风格特点。鲍照虽然兼擅众体，但他的某些诗风确实受到他们的影响。

读鲍照诗歌之难在于他的句法错综复杂，需要详细批注才行，而历代注鲍诗者却又屈指可数。他这种出现在诗赋之中的独特而艰涩的诗句，我想用“crabbed”这个英文字来形容。“crabbed”的本义是拗扭难解，是指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与锻字琢句。唐代的杜甫(712—770)推崇鲍照的诗，其实他可说就是唐代的鲍照。杜甫如同鲍照一样别出心裁，尝试创作新的诗风。鲍照的诗风多样多变，时或惊采绝艳，时或雄伟瑰奇，难怪乎传统的文论家总将鲍诗评为峻健险急或雕藻淫艳^①。多数的评论家都依附萧子显(489—537)和钟嵘(468—518)的意见。在评论当代诗风派别时，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既承认鲍诗在南朝的影响力，却又将它的风格比喻为“郑卫之音”：

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余烈也。^②

红紫是最为耀眼妖娆的颜色，而郑卫的曲调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淫荡之曲，因此萧子显的评语含有褒贬双意。他将鲍照的诗列为南齐三大诗派之一，其他两派指的是谢灵运和颜延之：

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闇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集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借用古语，用伸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玄之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

^① 见《鲍参军集注》附录，页 443—455。

^② 见《南齐书》卷 52《贾渊传》，页 908。

可以类从。^①

从以上段落,可清楚地看出以上三家诗在萧子显眼中皆非完美无缺,鲍照并非惟一遭受批评者。此三家诗各具所长,各有所短,然在当代则各擅胜场,斐声文坛。

在衡量品鉴鲍照的五言诗时,尽管钟嵘对之评价甚高,却将之置于中品,他在《诗品》中指出鲍照五言诗的源流:

其源出于二张^②。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淑诡,含茂先之靡曼。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③

所谓“险”暗示了诗人努力脱离诗歌陈腐的成规与自铸新词的用心,鲍照的诗歌正表现出了创造新奇和新鲜词汇的倾向,细读鲍诗,就可发现他几乎不用常典,词必己出,每一行诗都是精心策划的。虽然钟嵘欣赏鲍诗,但却对他受当代人欢迎的情况颇有微词:

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为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④

显然鲍照和谢朓的诗都是南朝文人争相仿效的对象,但是钟嵘认为初学者不应宗奉这两位诗坛巨擘为典范,因为《诗品》的中心观念在于诗人源流说,即每位诗人都必然有其师法的对象,而这套理论的基础就是对古典传统的尊崇。《诗品》中最高的位置主要都由汉、魏、晋的诗人所占据。在刘宋时期的诗人之中,谢灵运是唯一一位列为上品者,而齐(479—502)、梁(502—557)诗人则无人列为上品。很明显的,钟嵘以复古为理想来匡正当代的诗风。他讨论

^① 见《南齐书》卷 52《贾渊传》,页 908。傅玄诗已佚。

^② 二张:指张华(232—300),字茂先;张协(?—307),字景阳。

^③ 见曹旭《诗品集注》,页 290。

^④ 见《诗品集注》,页 58。

五言诗，却不将当时流行的吴歌和西曲列入考虑范畴，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以男欢女爱为主的流行歌曲是鄙俗而不入流的。从钟嵘的眼光看来，这些作品都是不值一哂的。他援引叔祖钟宪（生卒年不详）的话来赞美颜延之的雅正诗风及其追随者：

檀谢七君^①，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457—464）泰始（465—471）中，休鲍美文^②，殊已动俗。惟此诸人，传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最荷家声。^③

钟嵘既是偏爱颜延之的诗歌，自然与他和延之对诗歌具有类似的看法有关，他们同样鄙视鲍照与汤惠休的新风格与新题材。尽管鲍、汤二人对当代诗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钟嵘只是肯定了他们的杰出的修辞技巧，而不肯接受他们，不肯承认他们为诗歌的主流。钟嵘的批评展示了他对传统诗歌的偏爱，虽然他不愿肯定鲍照的成就，却也指出鲍照在这个文学品味转变的时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鲍照是诗歌创新的先锋，他大胆地学习吴歌、西曲，成为主宰齐、梁两代诗歌的先声。他将当时的流行歌曲介绍入宫廷使之成为诗歌主流，这实际上也是为中国诗的旧传统注入新的血液，刺激已经陈腐不堪的传统。鲍照的文才并不局限在乐府诗上，他兼擅众体，不仅在诗上取得惊人的成就，同时也是骈文和赋的大家。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广博的文学品味与兴趣促使他对各种体裁进行试验。假如我们想对鲍照的文学成就作出一个持平的衡量，就必须对其作品作全面性的研究。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分析鲍照在各个体裁文类中的成就，并将鲍照放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中来考察。

^① 檀超（活跃于480）与谢超宗（生卒年不详）。

^② 汤惠休（活跃于宋齐之间）为鲍照朋友。

^③ 见《诗品集注》，页432。

谨以此书纪念

先父 苏坤祥先生

先母 李玉女女士

本书出版经费承新加坡李氏基金会赞助

特此致谢

目 录

康达维教授序	1
自 序	5
前 言	1
第一章 才秀人微 取湮当代	
——鲍照之宦海浮沉	1
引 言	1
第一节 临川王刘义庆幕时期	5
第二节 始兴王刘濬幕时期	18
第三节 刘濬幕时期的文学活动:与谢庄、王僧达、 颜延之的交往	22
第四节 仕宦的末路	28
第五节 六朝人鲍照	34
结 语	43
第二章 孤蓬自振 惊沙坐飞	
——鲍照之辞赋	45
引 言	45
第一节 以赋体游记作家书:《游思赋》	53
第二节 网中之鸟	59
第三节 时光与死亡的沉思	65